

武士的一分

黃文璋

(一)

民國 73 年由美國返台任教，先在中山大學，後至高雄大學。民國 96 年 6 月，在第十六屆南區統計研討會舉行前，於“十六年的聯想”一文中，我寫道：

在金庸(1924-)的“神鵰俠侶”裡，小龍女…從斷腸崖跳下百餘丈深的絕情谷底，並用劍在崖壁上刻著…“十六年後，在此重會，夫妻情深，勿失信約”。在美國唸書時，初次接觸到“神鵰俠侶”，那時年輕，…很難想像 16 年究竟多長。…民國 89 年，我離開任教 16 年的中山大學，來到高雄大學。回想起民國 73 年，攜同妻子及襁褓中的女兒，抵達那依山傍海的中山，一晃居然便 16 年了，…於是終於明白，16 年究竟有多長。人生有幾個 16 年？

如今一晃眼又是 14 年，至今年(民國 103 年)7 月底，在這兩所國立大學，服務便共滿 30 年，也將明白 30 年有多長了。

人生已沒有太多個 16 年，30 年則更少了。從生物多樣性，到多元成家，這是個多元的時代。類似的工作，一做便是 30 年，真已夠長了。而一直處在差不多相同的環境，人生體驗實在無法豐富起來。何況江山代有人才出，優秀的年輕人，如雨後春筍般，不斷冒出。個個雄姿英發，屢捲起千堆雪。戰力不足者，豈能不早早交棒？有人說還沒到屆齡退休的 65 歲啊！我雖不看球賽轉播，但會留意其報導。職業球員那有退休年齡？一旦可被取代，就得主動或黯然神傷地離去。像最近傳出，聖安東尼奧馬刺(San Antonio Spurs)隊的台柱鄧肯(Timothy Duncan, 1976-)，於本季結束後，將有可能高掛球鞋了。4 月出生的鄧肯，至今仍尚未滿 38 歲，自 1997 年大學畢業，以選秀狀元進入馬刺隊。為球隊拚戰了 17 個球季，四度帶領馬刺隊贏得 NBA 總冠軍，三度成為 NBA 總決賽最有價值球員(MVP)，目前仍有平均得分 15.6 分，及拿 10.0 個籃板的優異表現。但為了使他心愛的球隊能獲得更佳成績，都知道選擇適當離開的時機。因馬刺隊上一次得 NBA 總冠軍，已是 2007 年的事了。處於學術殿堂，更該知所進退，怎可不如球員？於是去年 3 月 6 日，下了決定，自本年 8 月 1 日起退休。多年弦歌不輟的生涯，也就開始邁入尾聲了。這種時候，有人喜歡講“那美好的仗我已經打過了，當跑的路我已經跑盡”，這乃出自“新約聖經”“提摩太後書”第四章。我倒沒這樣想，只覺得自浮現退休這個念頭後，心中一直很平安，便不三心二意了。

決定後當晚即告知內人，她一向大小事都不太在乎，不料這回卻花容失色，頗令我訝異。不過是退休而已，仍會好好活著啊！經我反覆說明，並曉以大義，最後她含淚接受。隔一星期，3 月 14 日告訴千惠，再一星期，3 月 22 日告訴蘭

屏。從中山到高大，共事多年，兩位一直給我很大的協助，有重大動向，須儘早讓她們知道，雖並不太好啟口。至於淑惠，她正忙於3月底的系所評鑑，及6月底的南區統計研討會，天天精神緊繃，不可干擾她。決定退休後，我陸續寫了“不必戲言身後事”，“莫待倦時退場”，“教授退休後能做什麼”，及另外幾篇文章，以抒己懷。

南區統計研討會終於結束，7月1日，淑惠約我去喝下午茶。途中只見街道較平常肅靜，因那天適逢指考第一天。不知稍後她要說些什麼，希望這不是鴻門宴。經過一番鋪陳後，她告訴我所長一職預計只再當一學期，即提早下來。她說完後，該輪到我了。今天早上我已送出申請退休的公文了，我謹慎地選擇用詞。淑惠聞後，並無太多表示，我鬆了一口氣，放下心中一塊大石。關於退休，我親自告知的，便是上述這四位。至於遠在美國的女兒，雖內人一直問是否要告訴她，我仍擬等她回來再說，免得講不清楚，讓她以為當她正在為學位打拼時，老爸卻準備從學術這一行，棄甲曳兵而逃。

從餐廳回到學校後不久，淑惠來我研究室。原來足智多謀的她，在聽我講時，便想好回來即去找千惠，拿回我申請退休的那份文，結果當然徒勞無功。一言既出都已駟馬難追，何況一份公文？千惠是不會給她的。淑惠在我研究室待了兩個多小時，軟硬兼施，就是企圖勸我“反悔”。只是出爾反爾，是大丈夫便不能為。天色已黑，一再低聲下氣解釋無效後，只能不斷勸她趕緊回去陪女兒。淑惠不願放棄，7月5日，大老遠分別從新竹及台北，找來文翰及育杰，在高雄待了兩天。他們動之以情，動之以理，文翰還以幫派成員欲退出為例，說退休亦須得眾盟友同意，不可逕自決定。講啊講，他提到金庸的“笑傲江湖”裡，衡山派的劉正風，想金盆洗手，從此不過問江湖上的事，卻遭五嶽劍派盟主，嵩山派左冷禪阻礙那一情節。不禁讓我嚇一大跳，因書中此段，可是寫得驚心動魄。內人說他們有如在“搶救雷恩大兵”(Saving Private Ryan, 1998)，也在一旁幫腔，她是想看我會不會就此留下。對眾好友的真心留人，我內心澎湃，感動不已，卻是心意已決，只能辜負他們的好意。7月15日，女兒回來，她倒是很淡定，當內人告訴她老爸一年後將退休，並不覺得有什麼大不了。

內人及美惠，常擔心我退休後閒閒沒事幹，日子難過。我倒無此煩惱，總可找到一些事做。去年8月，開始進入最後一年倒數計時，內人便常問我退休後要做什麼？起先我總說有12個月的時間可思考。其實心中想的是，在金庸的“飛狐外傳”中，苗人鳳自況“生平不愛事先籌畫，因為預料的事兒多半作不了準，寧可隨機應變。”有人生涯規畫妥善，謀定而動，我則向來走一步算一步，毫無規畫。總覺得世事難料，想太多也沒用，還不如隨機應變。

民國71年暑假，那時仍在普渡大學(Purdue University)唸書，有一朋友與時任中山大學校長的李煥先生熟識，約了我們幾人至芝加哥，跟他碰面。李煥先生當場邀我們回中山，雖不知中山長什麼樣子，我們當場答應，並約定兩年後回去。

於是隔年畢業在美國教了一年書後，不管那時中山應用數學研究所尚未成立，仍於民國 73 年 8 月，回到創校剛滿 4 年的中山。後來在為中山應用數學系，製作主要是招生宣導用的簡介中，於“學校環境”一欄裡，我寫著：

本校依山傍水，氣勢磅礴，建築宏偉；遠眺碧波萬頃，水天相連，巨輪航行碇泊其間。在靈秀的校園中，橫臥一座萬壽山，隔離塵囂。穿過隧道後，又立即進入市區。能在此地讀書及成長，實屬難得可貴。

看到有如世外桃源的中山，心想，這是我要待一輩子的地方。結果 16 年後卻離開了，真是世事難料。

中國統計學社曾於民國 81 年，頒發一榮譽獎牌給我，其上寫著：

創辦國立中山大學應數系所，筭路藍縷，斐然有成，對推動統計研究及教育，貢獻良多。

文字應是民德兄提供的，有太多溢美之詞，實在愧不敢當。民國 89 年，來到新設立的高大。那時全校僅有一棟建築，外加一個籃球場。每天盡是轟隆隆運土車的聲音，為了將一個個的魚塢填滿。雖優雅的白鷺鷥日漸減少，但大家心中是喜悅的，因表示校園的整地工作，逐漸進展。每天都是黃土飛揚，研究室的桌子須一再擦拭。處處是工地，車子輪胎常是一層又一層的爛泥。那時心想，原來這才真的是筭路藍縷！我甘之如飴，因這是我安身立命的最後一個地方，將待 19 年，超過中山的 16 年，看著這所新大學的成長，不改其樂豈會困難？沒想到只待 14 年，短於中山的 16 年，又是一世事難料。

由於去年暑假以來，看了好幾部有關日本武士的電影，後來對於退休後要做什麼的問題，遂答以要當武士。幾次下來，內人便追問，那武士要做什麼？我想到女兒幼時，對她提出可不可以去那裡或買什麼的要求，我們常答以下次。起先她都滿意地跑開，幾回後，便問下次是什麼時候？

(二)

進入最後一年，有些負責或參與的工作，恰好陸續告一段落。至於有任期者，像是學術團體的委員或理事等，由於該有始有終，打算將這一任當完，然後交棒。研究室的書籍及資料等，有的像陶侃(257-332)搬磚，陸續帶回家，有的則捐給高大統計所的圖書館。曾審查過的資料，包含一本又一本各校或各系所的評鑑資料，雖其中包含極多眾人的心血，是智慧結晶，但既然以後再也用不到，便像雞肋了，加上存放空間的限制，只好丟棄。國科會計畫於每年 12 月底申請，當然也不必再申請了，終於要告別 30 年來為五斗米折腰的日子。曾因在“鴻孕當頭”(Juno, 2007)一片的精彩演出，被提名奧斯卡金像獎最佳女主角獎的年輕演員艾倫佩姬(Ellen Page, 1987-)，她比較重要的電影還有“全面啟動”(Inception, 2010)，及“愛上羅馬”(To Rome with Love, 2012)等，今年 2 月 14 日，她公開

承認自己是女同志。她說她早已厭倦躲躲藏藏、厭倦隱瞞實情的生活。能盡情地做自己，是件很快樂的事。處於學術界裡，就是不斷地申請、被審查，及審查別人。眼看這一切魚肉刀俎的日子，都快過去了，心情不禁彷彿出櫃後的如釋重擔。

就是這樣，自從做了退休的決定，感覺上像金庸的“天龍八部”裡，虛竹自填一氣，反而破解了珍瓏棋局，局面自此豁然開朗。今後我將可徹底地任我行了。近幾年，統計素養頗被重視，以往我便偶而寫些通俗性的文章。趁著在學校工作較方便，這最後一年，只要一有想法，就立即動筆，完成一篇對某個概念闡釋的文章。已不想投至任何刊物了，就放網頁上，自娛並娛人。只是這些拉拉雜雜寫的東西，究竟有人看嗎？

前幾天收到一封信：

由網上偶得先生所著微積分講義，講義雖長達 700 頁，但語言親切幽默，視野廣闊，微言大義，讀來讓人喜不自禁。我是哈爾濱工業大學橋樑工程專業教師。這本書注定成為晚輩研究工作的案頭書。寫此短信向您表示感謝和崇敬之情。

原信是用簡體字打的。兩天後，又來信指出書中第 235 頁裡，有一算式中的 $0-1$ 應為 $2-1$ 之誤，顯然讀的很仔細。十餘年前，在中山任教的內人，曾帶過一高中數學資優班的林姓學生。此生高中畢業後進入台大數學系，大一上時曾回中山找內人。他告訴她常在讀我的微積分講義，自此內人屢建議我將這份講義拿去出版，而我總以林 XX 喜歡的，就不該出版來回應。這位高材生，去年自哈佛大學 (Harvard University) 拿到博士學位。他認為可讀的書，在台灣自然不會有太多學生有興趣，所以我一直懶得拿去出版，放網頁上即可。網路資源無遠弗屆，連在千里外的哈爾濱，都能有讀者。看來我該努力再多寫些，逕放網頁上，供有心人參考。不必被審查，不必被要求修改，不會被退稿，只要自己認可，即能刊登，寫這種文章，實一樂也。以往跟學生去爬壽山，抵達山頂休息站後，享受涼風習習之餘，還可品嚐山友辛苦背水上山，以大鍋燒煮後裝桶的熱茶，這是所謂奉茶。那些貼網頁上的資料，便是我的奉茶。

有些朋友輾轉獲知我要退休，或難以置信，或難以理解，紛紛表示關切。我神智及身體應都安然無恙，退休後也沒什麼偉大的計畫，只想“做些較安靜的事”，因此無法說出什麼可令人祝福的退休理由。

前年底，再度請來十餘年前替家裡裝潢的設計師。原本是要製作一夠用 15 年的 DVD 架，因原本的 DVD 架已塞滿了。既然有此工程，也一併利用各層樓的閒置空間，做些收納物品的櫃子，包含一佔滿兩面牆的書架。去年二月初完工，而三月初決定退休，恰好派上用場。真是連接得太完美了，否則搬回家滿坑滿谷的書籍，還沒地方放呢！望著研究室的書架慢慢清空，想著天下真無不散的筵席，居然就這麼三十年將盡。去年送千惠及逢源退休，如今自己也將面臨長江一

帆遠，落日五湖春的時刻了。好吧！那就準備當武士去了。

對於武士，你會聯想到什麼？電視台常重播湯姆克魯斯 (Tom Cruise, 1962-) 主演的“末代武士”(The Last Samurai, 2003)。片子拍得不錯，雖斷斷續續已看過多次，每次電視遙控器轉到此片，仍忍不住停留一下。但這是好萊塢從西方槍炮強權下，所描述出來的武士形象，並非我心目中的武士。“七武士”(Seven Samurai, 1954)、“宮本武藏首部曲：劍聖覺醒”(Samurai I: Musashi, 1954)、“宮本武藏二部曲：一乘寺決鬥”(Samurai II: Duel at Ichijoji Temple, 1955)、“宮本武藏三部曲：決鬥巖流島”(Samurai III: Duel at Ganryu Island, 1956)、“用心棒”(又名“大鏢客”，Yojimbo, 1961)，及“椿三十郎”(Sanjuro, 1962)等，這幾部由日本著名演員三船敏郎(1920-1997)所擔綱演出的電影中，如遺世而獨立般的武士，才是我覺得有意思、心嚮往之的武士。

(三)

日本著名的編劇家橋本忍(1918-)，曾與大導演黑澤明(1910-1988)合作拍出不少作品，兩人關係深厚。在其所著“複眼的映象：我與黑澤明”一書中說，武士修行乃發生在室町時代(1336-1573)末期，至戰國時代(約 1467-1615)。在那段時期，武士即使囊空羞澀，也能全國四處走動。因他們只要到練武場與人較量一番，那天的晚餐就有著落了，隔天一早還能拿到硬飯糰。午餐呢？行走江湖，一天若有早晚兩餐吃，就很不錯了。至於飯糰，內容當然不像現在 7-Eleven 所賣那麼豐富。白飯裡若夾有一兩顆醃漬過的梅子，就已覺得是人間美味了。假設找不到練武場怎麼辦？那就找間廟宇，善心的寺廟，對漂泊的旅人，通常會提供晚餐及住宿，隔天再讓你帶個硬飯糰離開。野曠天低樹，若練武場及寺廟皆遍尋不著，該如何是好？由於那時各地治安普遍都差，常有盜匪山賊出沒，因此可到有需要的村莊，憑藉功夫幫忙守夜，以換取晚餐及隔天早上的硬飯糰。若連守夜的機會也落空，只好摘果子、抓魚，或抓蛇，勉強果腹了。生活不容易，有些武士遂淪落為野武士，也就是山賊，靠打家劫舍為生。

在“七武士”裡，一個受不了山賊經常來襲的村莊，村民集思廣益後，派人去尋找願意協助他們對抗山賊的武士。農民太窮，對能拔刀相助的武士，提供的酬勞僅是白米飯。這樣的廉價，想找到人為你賣命，有沒有搞錯？豈料還居然打動了七位俠骨柔腸的武士。不過眾武士很快便發現，備受欺壓的農民，並未箠食壺漿以迎王師，對他們五體投地的歡迎。農民對武士有所保留，甚至會使些詐。眾武士雖生氣，卻未拂袖而去。因他們了解，農民之所以小器、隱瞞，甚至狡猾，正是因長期被野武士欺壓下，對武士所產生的惡感及提防之心。武士重然諾的尊嚴須維護，既然答應了，就該義無反顧，沒什麼好計較，武士們個個收起不滿。最後山賊是全被殲滅了，村莊重現久已未見的安詳。但武士也付出沉重的代價，在激戰中，折損了四人。電影結束前，農民敲著大鼓唱著歌，歡樂的下田插秧，

渾然忘了曾為他們出生入死的那幾位武士。倖存的三武士，站在四座死去戰友的墳墓前，不禁慨嘆“這次存活下來了，只是贏的不是我們，而是農民。”

武士注重修行，不圖享樂，也不畏艱難。而且只要理念契合，高興之下，即使沒有什麼大好處，勞苦擔重擔亦無妨。

在“用心棒”裡，一浪跡江湖的武士，來到一小鎮。鎮中有兩派惡勢力，為爭奪地盤經常打鬥。看不過去的武士，決定插手一管。萬勿以為武士皆有勇無謀，他先設計讓雙方火拼，於一方被消滅後，再親手除去僅一息尚存的勝方。小鎮終於恢復昔日安寧，功成不居，武士飄然離去。“椿三十郎”算是“用心棒”的續集，運籌畫策，以寡擊眾，除邪懲惡後，武士亦飄然離去，兩部電影的劇情雖有異，但主軸類似。

“吾觀自古賢達人，功成不退皆殞身”，這出自於李白(701-762)“行路難”那三首詩的第三首。事成後飄然離去，不帶走一片雲彩，也是一種武士的精神。

在“宮本武藏”三部曲裡，又給出一種武士的典型。宮本武藏由老僧一再對他的叮嚀“不可太強，要再弱一點”，終於體會到“老子”一書裡“強大處下，柔弱處上”的原理。由強轉弱，可說是昇華至另一境界。又雖追求劍道，但並非整天與劍為伍，這太形而下了，他注重內在的修為。從雕刻、耕種，到讀書，都能對劍道有所領悟。他不獨善其身，有時行到某窮鄉僻壤，靈光一閃，便駐足下來，協助當地居民對抗山賊，或整治水患。他藝高卻不膽大，臨事而懼才是他所崇尚的。要知不管願不願意，武士常得面對生死決鬥。只是人外有人，武士雖不畏死，卻也不須樂於送死。能回家看到笑臉相迎的妻子，還是比較好的。若仗勢功夫超人一等，暴虎馮河，一條小命，早就朝不保夕了。

吾輩乃四體不勤的書生，又怎會與武士相提並論？其實在我國文學裡，文常以武的形象呈現，武彷彿是文的另一面相。如賈島(779-843)的那首“劍客”：

十年磨一劍，霜刃未曾試。今日把示君，誰有不平事？

以“十年磨一劍”來描述“十年寒窗”裡所做的事。而在龔自珍(1792-1841)的“漫感”中，有句：

一簫一劍平生意，負盡狂名十五年。

少年那股意氣風發的豪情，藉著攜蕭帶劍走江湖來形容。讀書人行萬里路時，行囊中豈可僅有書？還得有支蕭，再配上一把劍，方能瀟灑走一回。又像在張潮(1650-?)那本著名的“幽夢影”中，有底下諸句：

胸中小不平，可以酒消之；世間大不平，非劍不能消也。

文人講武事，大都紙上談兵；武將論文章，半屬道聽途說。

武人不苟戰，是為武中之文；文人不迂腐，是為文中之武。

黑澤明在其自傳“蝦蟆的油”裡，提及他唸小學五年級時，也就是約在1920年，劍道乃必修課程。由於在學校裡上課練出興趣，他還另至道場拜師學習。所以中、日的歷史上，均的確有段文人得懂武事的時期。

由家裡到高大，單程3.9公里，要走40分鐘。約自8年起，每天傍晚除非下雨，我都步行回家，隔天再走到學校，來回7.8公里共花80分鐘。當做運動，絲毫不以為苦。出了校園，沿途幾無住家，但見車子一輛輛呼嘯而過。偶有好心人停下，想載我一程，都遭我婉拒。武士走遍天下，就靠雙腿，我不過在3.9公里間來回，不可趁機偷懶。由於將車子留在學校，有時前晚天氣好好的，早上卻遇傾盆大雨，便只好撐傘出門。家裡與學校間，約一半在台17公路上，一半在空曠的校園內，走在雨中，毫無遮蔽。若遇到狂風大雨，傘幾乎無功能，常淋得一身濕，那也沒辦法。有時走啊走，不禁飄飄然，自以為是武士，能吃苦耐勞，能忍人所不能忍。但仔細一想，我的走路，是在平地，才3.9公里，僅需注意汽車，沒有山賊之類的，加上高雄下雨的機會不多，這種走法，有如散步詠涼天，根本算不了什麼。反觀武士，不時得翻山越嶺的疾行、留意晚餐是否有著落，甚至得隨時警覺是否有人或動物突襲，餐風露宿是常有的事，我望塵莫及。其實不只是行走，我的生活真太舒適，遠非武士所須遭受的挑戰可比。說來慚愧，我不過是個假武士罷了！

退休後要當個真武士！

(四)

在金庸的“倚天屠龍記”裡，全書之始，張君寶逃出少林寺後，上武當山找了一個巖穴，孜孜不歇地修習覺遠大師所授的九陽真經。一日在山間閒遊，仰望浮雲，俯視流水，若有所悟，在洞中苦思七日七夜，猛地裡豁然貫通，領會了武功中以柔克剛的至理，忍不住仰天長笑。其後雲遊時，見到三峰挺秀，遂自號三丰。

教育部在“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實施計畫”中，提出五個國民素養，包括語文(中、英文)、數學、科學、數位，及教養/美感。此為18歲的國民，於高中畢業時，所需具備的五大基本能力。這是個數位的時代，所以理所當然，數位昂然名列五個素養之一。只是在此方面，我差不多可歸屬於殘障。這由至今我仍未使用智慧型手機，便可略知一二。偏偏在工作上，從打字排版至網頁製作，於數位方面，我的需求又極大。一向都是學生、助理、蘭屏，及內人等，不厭其煩地協助我。一旦退休，大概一切得自己來了。因此退休後的日子，雲遊四海，仰望浮雲，俯視流水都可行，反正時間多的是。但將處於如武士行走江湖時，孑然一身的狀態，這是我一直說退休後去當武士的主因。我得習慣並克服一切不便，否則將舉步維艱，永無仰天長笑的機會。

去年12月，擔任中山應數系主任的美惠，提議自今年2月起，我與他們系合聘。民國89年8月我來高大，雖有人好心提醒用借調方式，我仍毅然決然地辭掉中山教職，多年來也從未與那所曾待過16年的學校合聘，或去兼課。因單純地以為，既然選擇離開，就該在新學校開疆闢土，不可仍放不下中山的資源。如今退休在即，武士不是都飄然離去嗎？三十年弦歌，難捨能捨，該裸退才對，不能對學界仍有所眷戀。所以起先我婉拒此合聘的提議。後來美惠解釋，中山應數系乃我所創，她希望我在退休前，能與它再度聯結。喔！緣起不滅，聽起來有些意思。那就不宜推辭了，遂接受美惠的好意。

中山對已退休教師亦有聘任方式，大抵就是掛個名。其後獲知，美惠似有意於今年8月後，以退休教師的名義再聘我，似也希望我能在中山開門課。退休後還開課？那對學界就真的是戀戀情深了，還是等度過這最後的一學期再說吧！看來衣物早已在一旁等候，想完全裸退並沒那麼容易。電影中武士的飄然離去，都是怎麼做到的？

1月13日星期一，考試週開始，學期已快結束了。早上有位自稱在某技術學院擔任某職位之羅君來電，說要來拜訪我。對有人擬上門，我一向是來者不拒，由於素昧平生，便問他有什麼事？他說想請教我一些有關校務的事。我已多年不參與校務，且廉頗老矣，恐怕他將所問非人。那天下午，羅君來到高大。於介紹完他們那所他頗引以為榮的學校後，羅君表示他們正準備申請改制為科技大學，希望我能去他們學校，可以借調方式。我表示今年8月起便要退休了。那正好，羅君高興地說。我不適合，趕緊推辭。那時我對此學校，及他們要我擔任的職位，皆不感興趣。既要當武士去，何必惹塵埃？因已談了兩小時，我只好說得回家問太太。當然，當然，那一個禮拜後我再問你，羅君說。

雖然一向做什麼事都會徵求內人同意，但以往我從不祭出“要問太太”這種藉口。總覺得太遜了，無論做何決定，都該自己承擔，怎可推給太太？近來則以為此理由還蠻好用的。內人果然不贊成，甚至認為這種學校有什麼好去的？此校可能不太了不起，但羅君為學校的發展，看起來是盡心盡力地投入，我這樣告訴內人。我向來阿Q，有人看得上我，便覺得他眼光不錯，雖不見得會答應他的要求，但總心存感激。

一週後，1月20日晚上，羅君來電，問我太太同意嗎？內人正在一旁，我不想說她不贊成，這樣好像也很遜，仍以不適合回應。羅君問可否碰見個面？我表示同意。相親若一面後，不願再相見，似不夠禮貌。於是1月23日星期四，羅君再來高大。又是兩小時，談畢我仍表示不適合，他繼續遊說。最後，我只好說去他們學校看一下。羅君提議次日，但隔天恰好美惠偕同他們系上幾位同事要來訪，遂敲定1月27日星期一，我與內人，同去看看這學校究竟長什麼樣子？

我去信女兒，告訴她有學校來找我兩次，但我並無意願，一再回絕。由於見他們似有誠意，遂約好前往一看。只是應該不會去，至少太遠是個因素，因我

早已習慣走路便可到的學校。

參觀一趟回來，本不贊成我去的內人，反鼓勵我去。她認為此技術學院現有的學系，都是很實用且與民生有關的。全校雖主要只有三棟建築，校園很小，但仍覺得相當有趣。以前她建議我寫小說，我總說我的接觸面貧瘠，連夜店都沒去過，人生閱歷不夠豐富。若能去此校經歷一番，由於他們的學系很多樣化，可接觸一些不同的人，將能增加人生體驗。

三十年來，我待的兩所學校，都是國立大學。所處的環境，最在乎的是學術。如今這所要我去的學校，私立、技職，且非大學，目前仍只是學院。私校的人員編制，及經費運用等，皆無法與國立大學相比。技職學生的性向，也與大學生大異其趣。套句政治人物愛講的話，兩種學校是庶民與權貴之比。長期處於溫室，養尊處優慣的人，能適應那種庶民環境嗎？由於要改制，或者說升格，此校顯示出若干企圖心，想在學術這區塊有些提昇。但畢竟他們長期是技術學院，而升格不僅是換個名稱，體質亦須有所改變，這卻非一蹴可及。其間的衝擊，我有能力承擔嗎？少子化下，一所目前仍為技術學院的私校，其面臨的招生問題，必極為險峻。在招生第一的最高指導原則下，學校發展將踉踉蹌蹌。要深思的是，一個退休者，有必要去淌這“渾水”嗎？我跟女兒說，我原來想當的武士，根本算不了什麼，去那裡才是當真武士。武士須臨事而懼，我得再好好想一想，看心裡是否很平安？

去參觀完當晚，羅君來電，問何時可再來找我？我趕緊說，等過完年吧。隔天晚上，中山的長永與達琪夫婦，找我們幾個中山的老朋友去他們家餐敘。其間學文表示有人約他去東埔寨辦個教會大學，因此他打算提早退休。去年寒假，我們才去東埔寨的吳哥窟旅遊，對那裡的情況算是了解。比起去東埔寨辦學，這個學校的條件，當然有如天堂，且那能算遠？離高大“才”30公里。1月30日除夕那天，我們回台北家母住處過年，並買妥大年初五回高雄的高鐵票。

每年過年在台北，都天天與本基兄碰面。2月1日大年初二那天，本基兄問了我在學術方面的情況，我告訴他有學校找我去。本基兄怪我怎麼憋了兩天才講？其實這種事，我本就不愛大聲嚷嚷，連退休都還沒告訴他呢！本基兄突然想起幾年前此校曾找過朱君，朱君還約他一起去。朱君先是同意，後來因故沒去的事，羅君曾跟我提過。本基兄興致勃勃，立即出了很多主意，說可以做這做那，還說晚上碰到長義兄，可請教他，他曾當過社區大學的校長。我忙請本基兄千萬不要提，因我仍未決定。

2月3日大年初四中午，我們一群人在台北歡聚，這是幾年來固定的活動，今年由育杰及慶剛作東，共有兩桌。育杰去年12月底升等教授，慶剛及毅豪得今年的國科會傑出研究獎，1月底才剛公佈，喜事連連，大家都很高興。杯觥交錯，結果喝掛了兩個人。席間抽個空，我告訴淑惠有學校找我去之情事。去年決定退休，太晚讓她知道，情非得已，這次在做決定前先向她報告。

隔天回到高雄，再隔天 2 月 5 日，年假後上班日的第一天，羅君三度來高大找我，兩小時後，我答應自今年 8 月起去他們學校，兩天後千惠也首肯與我同去。自 28 年前的中山開始，她將第三度協助我，非常感謝她。我告訴女兒，緣盡情未了，本以為退休後可遠離塵囂，當個出世的武士。如今卻將到離天龍國更遠的地方，當個入世的武士。而原本打算退休後，每天做晚餐，等內人回家享用，看來也難以達成了。真的是世事難料。

我要去當真武士了。有人提醒我私校變化較大，要小心應付。這點我倒不太在意，因本來無一物，不論功成或功不成，武士隨時可飄然離去。況且承受高風險，乃武士的宿命。

“武士的一分” (Love and Honor, 2006) 由木村拓哉(1972-)主演，乃導演山田洋次(1931-)拍攝的“武士三部曲”之一。“一分”指的是武士所要承擔及遵循的責任與榮譽。(原載於心在南方網站 <http://www.stat.nuk.edu.tw/South.asp>, 103 年 2 月 20、24、27，及 28 日)